

初尝帖

儿时第一次喝速溶咖啡，冲了半壶水，未尝出咖啡香，懵懵懂懂，只觉得酸苦。喝完身暖，脸红红的，不多时呼吸急促，心如擂鼓，晚上回了家，一夜无眠，一夜无梦。

闭了眼，汗水濡湿枕套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原以为身心年轻，压得住咖啡的焦躁，不料心神难敛，只好睁眼到黎明。失眠后坐在床边，晕乎乎的，朝窗外远眺，晨光暗淡，仿佛回到了过去。幼时偏爱香甜，不知生活之苦，直到甜意散尽，甘味漫开，初尝咖啡之酸涩，才会珍惜。此后苦便是苦，甜就是甜，甜苦分明，先苦后甜。老一輩言之凿凿，笃定可信，由此对先甜后苦不再抱有执念。

往后几年，我对咖啡敬而远之，其味焦、干、熏、烈、浓、醇、焙、苦、酸，从口而入，念由心生，世间滋味大抵如此，小小心境，忽然懂得了人间百态。原来甜苦交织，也是悲欢相依，没有绝对的圆满，只有一番悠长且安然的况味回归于一个失眠又持久的夜。

成年帖

高考结束后，朋友从国外回来，带了咖啡豆，非要亲自给我做一杯手冲。到了家，他温器润纸，沸水洗造纸气，慢漂缓萃后，传来一股焦香，水滴逐渐连成一根线，锁住了香味。萃取好了，加入冰块，绵柔而透亮，恍惚入了风雅境。

初入唇间，幽苦袭来，朴素无烈味。舌尖隐着一缕浅酸，去了脂肪的咖啡粉，澄净但不失醇厚。于是大口喝，大口咽，齿间如有野果之韵，渐渐泛起一丝清凉感。我们又各自续上一杯，苦味褪去，层次婉转，顺滑入喉。喝开心了，不再顾虑冲法，满洒间，觥筹交错，仿佛是在饮酒。他人借酒消愁，我俩大抵相反，以咖啡代酒，越喝越清醒，用出世之心畅饮，无比自在。

喝到最后，眼神迷迷糊糊，虚汗暗涌，身形似有飘摇。那个夏天，朋友阔别，此后再无相见，每次回忆起来，种种怅惘，都散作了这唇齿间化不开的苦。

摩卡帖

秋末，能够感觉到一点寒冷。雨连绵，打在玻璃上，倒映着月亮升起来，黯淡而忧伤。前尘影事皆随雨气漫上来，凭窗独坐，愁肠百结，又无计排

□青晨



咖啡帖
六章

遣。整个人振振的，躺在床上看书，突然想喝甜水。

下了楼，只有一家咖啡馆还开着，凉风飒飒，不想走远。于是进店，买了一杯浓缩减半的手工摩卡。甜牛奶配合着可晋普，焦糖味十足。咖啡沿杯壁注入鲜奶中，加入可可液，打发的淡奶油覆盖在杯顶，细腻绵密好似落雪。

热饮入口称心，甜意浅浅，毫无苦味，仿佛抹去了旧日时光，有清寂亦有温柔。再抿一口，香气纯正，精神瞬间好了起来，愁云消散，意兴渐舒，甜蜜中带着鲜气，是闲气也是仙气。志趣在嘴中荡漾，万象浮沉，灿若星河。

喝完了，咖啡淡下去，冬意浓起来。

上瘾帖

澳白最为浪漫。但我更习惯叫它馥芮白。“馥”喻咖啡之香，豆韵凝练，芬芳馥郁，清苦之中自有厚味。“芮”者，柔姿纤薄，似新芽初绽，轻巧玲珑。馥芮两两相契，一香一柔，一沉一婉，香有风骨，柔含灵秀，如得一篇好文章。

双份浓缩加上极薄的奶泡，油脂丰厚，细密均匀如丝绒。奶红贴近液面，沿中心匀速倒入，蓬松的拉花在嘴里化开，薄沫沾满上唇，鲜乳浓腻，是我喜爱的口感。唇齿相接的刹那，余味绵延，独自浅尝，暖意由舌根漫至心底，浮躁皆散，周身都觉得恬谧。

奶泡中心的白点，因圆而满足，因芮而姿雅，细品，方知其中妙境。

玛奇朵帖

深烘萃取，浓缩减半，由此去了涩味。观咖啡

颜色，呈透明琥珀状，匀润不浑浊，流露出一种若有若无的亮泽。牛奶必须冷藏，随后淋上焦糖酱，层次分明，自带哑光，宛若一幅沉敛的油画。味蕾藏在深处，层层递进，色泽深浅交错，好似一道暮秋林间的光影。小喝一口是风情，大喝一口是豪情，牛饮痛快又坦然。最后余一丝溶液，加入冰块，淡淡的，有雅致轻盈的滋味。

稀释后的甜苦褪去了底色，少了些张力，质感变得柔和寡淡，放久了，呈现出沧桑感。心绪也随这杯咖啡，渐渐归于恬静。读书、写字、刮风、下雨、人间烟火都融入杯中，婉约朦胧，不沉郁、不鲜亮，像白月光。

花样帖

咖啡饮多了，自然想喝点花样出来。咖啡文化也算多元，喝完倘若没有回味，必然失了灵性。

青梅气泡美式应该在雨夜独饮，配上柠檬塔和可露丽，有一些柔弱感。果香铺底，注入意式浓缩，气泡水簌簌升腾，酸甜清爽，澄澈透亮。香味在微苦和清冽之间平衡，似乎咽下了巴蜀的灵动气韵。

桂花拿铁不放糖，将金桂烘干，捣碎，撒在奶泡上，又温润又绵软，看起来色鲜味美。中度烘焙的豆子经过水洗，日晒，隐一丝焦苦之香，显得老气一些。桂香萦绕唇齿，苦淡浓醇，自带秋日的惬意。

黄油拿铁淋入冷萃液和曲奇酱，以水牛乳垫底，填满碎冰，融合了黄油与白巧的甜润。大饮一口，鼻尖缭绕着恣意的坚果香，醇感回旋在口腔里，直通肺腑，冲淡了燥热。余下几口小饮，嘴巴凉飕飕的，似乎隐逸了锐气，多了几分素雅。

某日来了兴致，在调好的咖啡中加入干姜、陈皮、紫苏和西洋参，置入冰箱浸泡一夜。第二天清早取出，药香刺鼻，颜色迥异，杯底黢黑一团，边缘生出青灰相间的纹路，呈现出一片新的天地。人隔夜，有了老成感，咖啡隔夜，有陈韵之美。试饮一口，前调浓稠，缓慢品啖，又平淡得让人怅惘。喝到一半，故意加入蔗糖浆，其味诱人，其味捺人，喝完了，竟萌生了少许厌恶之情，大概是甜过了头，有些不论不类。半夜额头沁出汗来，昏昏沉沉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再也没有睡意。回想从前，岁月摩挲，浮生皆在回忆里，往后所谓尘埃落定的归宿，全是昔日苦楚蜕变而来。

咖啡风致不同，人之性格命运也不同，接纳苦的真真，珍惜甜的馈赠，冷暖自渡，方能气贯全身，一片烂漫。

装，依托大邑西山与周边山区开展游击战。还大力开展统战策反工作，争取开明绅士、地方乡贤。1949年12月9日，时任西康省主席、川康边防总指挥的刘文辉与川军将领邓锡侯、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，实现成都和平解放。1949年12月，地下党积极配合解放军主力，实现大邑和平解放。大邑地下党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台前盛名，却用无数暗夜的坚守与付出，换来了故土新生、万家光明。他们的忠诚信仰、为民奉献，永远铭刻在大邑史册之中，代代赓续。

回望历史，我们永远记得第一位入党的大邑籍共产党员、川西抗日救亡运动领袖、成都地下党核心人物——车耀先烈士；记得1932年5月大邑县第一个中共基层党组织——王泗党支部；记得成都平原西部红军驻扎最久的红色革命根据地——横山岗；记得大邑第一个工农红色政权——横山岗村苏维埃政府；记得1935年12月横山岗阻击战在成都境内首次击落国民党军机的鏖战……

雪山巍巍存浩气，初心灼灼启新程。这片土地上诞生的一个个红色“第一”，都是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。我们当以史为鉴，不忘初心、砥砺前行，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，以实干精神续写时代新篇章。

离堆新记

□谭国伦

状山水、叙故交，不见生民安乐之态。

历代题咏，大抵如是。

唐代诗人元稹，月夜临江，抒怀人之思；新政县前逢月夜，嘉陵江底看星辰。已闻城上三更鼓，不见心中一个人。唐朝的司空曙，雨后寻幽，寄闲逸之情；雨后园林好，幽行避野通。远山芳草外，流水落花中。客醉悠悠倦，莺鸣处处同。夕阳自一色，日暮杜陵东。宋朝的苏辙览古兴叹，触旧事之愁；天高山海近，春尽草生池。禾黍多新恨，川原自昔时。花存故苑丽，樵出旧城隳。莫望瓜洲渡，曾经驻佛里。清人李澍流连林壑，感崖碑苦痕；离堆突兀映斜曛，遥指山头不断云。诸峰易述七里雪，数峰拟住三茅屋。林霏斗绝形无偶，千谿客来不思辞。苦雨凄风荆棘里，摩崖碑面滋苔纹。诸家笔墨，多写一己羁愁，山川风物，罕及苍生哀乐，更无今世清和盛景。

一山一江一离堆，一楼一校一园区。书法广场之上，长卷《鲜于氏离堆记》宛然如飞

公元744年，唐玄宗经过三十余年的宵衣旰食，认为大唐已屹立东方，雄视天下。那时的玄宗，不知道公元纪年为何物，他感觉自己的业绩超过尧舜了，于是决定改天宝三年为天宝三载。后世史家认为，这“年”改“载”，大唐国运就开始下滑了。

而唐诗热衷者认为，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，是大唐诗坛的双子星见面了。

斯时，李白自翰林放归，誉满天下。而比太白小十一岁的子美，在诗坛上，顶多算个初出茅庐的愣头青，又或是一位文学青年。杜甫是有真材的，正如后世所见，他是一票真正的“潜力股”。

李白不得意，在长安又开始漂泊。这次，他漂流到了东都。而杜甫，恰巧客居洛阳。四十四岁的老李，三十三岁的小杜，在洛阳晤面了。后世把这两个人并称李杜，但当时他们的诗名，一个是天上的月亮，一个是地下的萤火。

不过，李白和杜甫谈得很投缘，相约去梁园宋中一带走马射猎，在秋冬一块笑傲山水。第二年，杜甫在兖州，约在任城的李白，双方又一起泛游东鲁。见面时李白发现杜甫又瘦了，便戏谑这个“作诗苦”的粉丝：“饭颗山头逢杜甫，顶戴笠子日卓午。借问别来太瘦生，总为从前作诗苦。”相聚总是短暂，这次分离，他们谁也未曾料到，竟是永诀。余生，未再相逢。

李白、杜甫一生中的两次见面，在一起时，把酒言欢；不见时，以诗抒怀。大唐的国运，在酒中走向衰落；大唐的诗歌，却在酒中走向辉煌。

今天我们读李杜的诗文，发现李白写杜甫的诗，仅三首。而杜甫写李白的诗多达十五首，其中专门写李白的诗，就有十首。质量上，李白为杜甫而作的诗，在近五万首唐诗中诗质平平。接着看杜甫的诗：“李白斗酒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“白也诗无敌，飘然思不群”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”……杜甫写李白的诗，在浩如烟海的唐诗中，诗质一流。再看双方的关注度，李白与杜诗分手后，又开始新的漫游，新的朋友进入他的“朋友圈”，李白几乎把杜甫给忘了。而杜甫对李白是春天想、冬天想，白天想、做梦也想；安史之乱，李白沦落到“世人皆欲杀”的境地，而杜甫“吾意独怜才”；李白离世后，贫病交加的老杜困居夔州，还在想李白。再从诗的理解入手，李白对杜甫之诗没有任何评价。杜甫眼中的李白之诗，“李侯有佳句，往往似阴铿”“清新庾开府，俊逸鲍参军”，杜甫对李诗的评判，可谓入木三分。最后，对人精神的“聚焦”。李白先是嘲谑杜甫写诗，把自个儿苦得不成人形了，最后说人生似飘萍，千酒再会。杜甫给李白画像，“秋来相顾尚飘蓬，未就丹砂愧葛洪。痛饮狂歌空度日，飞扬跋扈为谁雄”，从政失败，学道失败，又无产业，沉湎酒中，心气高傲，杜甫给李白的定位，如同北斗卫星一样精准。

李杜的友情是不平等的，这是由二人当时的地位和个人性格决定的。但不平等的友情，并不代表不珍贵，总在流浪的李白对杜甫也“思君若汶水”，友情不能用多少，平等与否来评价，因为友情就是友情，它是圣洁的。李白的文道朋友，远不止杜甫一人。李白离蜀漫游时，开元十五年，在襄州结识了长自己十二岁的孟浩然。第二年，太白在阳春三月送孟浩然前往扬州，脱口而出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



广陵》。人已远去，帆影一点，天的尽头，只有长江奔流。诗人还不愿收回目光，还想再叮嘱朋友。万语千言，如同长江水，说不流不尽。

开元二十六年，李白再游襄阳，与孟浩然故地重逢。孟浩然已老，李白也不再年轻。寄情山水间的孟夫子，早已成为仕途无落的太白偶像。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”“白首卧松云”的孟夫子，把李白迷得神魂颠倒。从青年到中年，李白都崇拜着孟浩然。为其所写之诗，也广为流传，但孟浩然并没有“唱和”之作流传下来。但真正的友谊，绝不在迎来送往中，而是讲究志同道合。

李白还有一位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的友人，叫王昌龄。李白与王昌龄，友谊源自惺惺相惜。王昌龄曾贬谪岭南途中行至岳阳，此时，两位人生不得意之士，在羁旅途中相见。惆怅不已的王昌龄，赋七绝《巴陵送朱十二》以慨往进不易。谁曾料到，十年后，王昌龄因“不矜细行”又被发配龙标。在东南一带闲逛的李白，闻听这一消息，胸中顿时愁味翻滚。人生无常，王昌龄命运多舛。太白先生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：“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风直到夜郎西。”“不承想，竟一诗成谶。安史之乱起，李白因李璣事件长流夜郎。

今天我们读李白之诗，李白的朋友圈多达四百余人，其中不乏乡间草根。安徽泾县的汪伦，用十里桃花、万家酒店“引诱”李白畅游桃花潭。从李白写给汪伦的诗看，汪伦住的可是“大别墅”。汪伦还演奏当地民歌为偶像送别。李白被真挚的情感打动得啜泣啦，可谓入木三分。最后，对人精神的“聚焦”。李白先是嘲谑杜甫写诗，把自个儿苦得不成人形了，最后说人生似飘萍，千酒再会。杜甫给李白画像，“秋来相顾尚飘蓬，未就丹砂愧葛洪。痛饮狂歌空度日，飞扬跋扈为谁雄”，从政失败，学道失败，又无产业，沉湎酒中，心气高傲，杜甫给李白的定位，如同北斗卫星一样精准。

李杜的友情是不平等的，这是由二人当时的地位和个人性格决定的。但不平等的友情，并不代表不珍贵，总在流浪的李白对杜甫也“思君若汶水”，友情不能用多少，平等与否来评价，因为友情就是友情，它是圣洁的。李白的文道朋友，远不止杜甫一人。李白离蜀漫游时，开元十五年，在襄州结识了长自己十二岁的孟浩然。第二年，太白在阳春三月送孟浩然前往扬州，脱口而出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

我们知道，李白的生命中是少不了酒的。忽然一天，宣城酿酒的一把好手纪老汉驾鹤西去了。纪斐的老妻胡，让尘世间的李白，暂时忘却了多少烦忧。但是，纪老汉抛下李白先走了，这让诗仙如何是好：纪黄泉里，还应酿老春。夜台无晓日，沽酒与何人？李白猜测，纪老汉即使在黄泉，也还是干他钟爱的那一行——酿酒。只是那里没有阳光，他的酒卖给何人呢？李白这首《哭宣城善酿纪斐》，把他与草民的细微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一生漂泊的李白，平交王侯，往来文士，怜爱布衣，他把丰沛的情感，连同那颗纯真之心融入一生交往，这正是人们喜欢他的原因。

墨，仰其风骨。

复前行，泉声冷然。山间有池，即古九曲流杯池，源出桂花井。泉自石隙渗出，澄冽甘美，冬暖夏凉，烹茶煮饭，其味甘醇。池畔石室，乃昔鲜于氏读书之所。乡邻往来汲水，皆用小器，不取盈担。询其故，答曰：“日用足矣，人不可贪。”又问泉何以佳，曰：“经百沸而无垢。”复问护泉之策，答云：“民得其用，便是善护。”

古来文人登临，皆叹此山危崖凌空，江滩浪急，峰壑奇绝，有仙山缥缈之态。然昔日江道险隘，为千里嘉陵畏途，舟行至此，如闻鬼门。是以汉魏以降，山中坛庙林立，香火不绝，道风日盛，亦助古镇商旅繁兴。

今登鲁公祠，临风怀古。昔日惊涛险滩，已然不见。道观虽废，险途不复。江流平缓，澄碧如镜；两岸楼台栉比，车马往来，一派升平。友人道：自建国以来，嘉陵江历经整治，诸库星布，蓄泄有度，兼收水利、发电之利。江岸林秀水清，风光焕然。及离堆之畔，风柔浪静，景色如画。间闻林立，商旅往来，四时清和，上下安泰。

偏仰今昔，感慨系之。今援笔为文，名曰《离堆新记》。

本版责编：子 鱼 常 弘